

《六十家小说》の成书：从版面特征及白话文体确立的角度作一探讨

中里見，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助教授：中国文学

<https://hdl.handle.net/2324/5593>

出版情報：中国古典通俗文芸研究のための書目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と公開，pp.21-31，2006-02. 関西大学文学部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平成16～17年度
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C)報告書

「中国古典通俗文芸研究のための書目データベースの構築と公開」

課題番号 16520212

研究代表者

二階堂 善弘

(関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担者

中川 諭

(大東文化大学・文学部・助教授)

中里見 敬

(九州大学・言語文化研究院・助教授)

平成18年2月

《六十家小说》的成书：从版面特征及白话文体确立的角度作一探讨

中里见 敬

0. 前言

明代嘉靖年间杭州洪楸清平山堂出版的《六十家小说》原为六十篇，现存二十九篇(包括残本)。其中十五篇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不知集名，通称《清平山堂话本》。马廉在宁波发现的十二篇是《雨窗集》与《欹枕集》的一部分，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最后两篇是阿英发现的，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内阁文库藏本由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 1929 年影印出版。《雨窗集》、《欹枕集》也在 1934 年由马廉平妖堂出版影印本。而阿英发现的两篇却至今还没有影印本，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阿英和日本学者阿部泰记的报告间接地窥见其大体情况¹。

《六十家小说》是现存最古老的话本小说集。众所周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都记录了宋代城市说话之如何盛行，元初罗烨《醉翁谈录》还记录了说话的具体演目，其中不少故事跟明代出版的话本小说内容相同。关于这方面谭正璧曾做过详细的考证²。

以往的研究没有把故事内容的成立与小说文本的成立明确地区别开来，于是有人一发现宋代说话里有某些和明代小说内容相同的故事，就很轻易断定宋代也有同样的话本。其实宋代的说话跟后代的话本小说有共同的故事题材这一事实，并不直接意味着宋代已有话本³。

我在《反思〈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之关系》⁴一文里，从目录学的观点得出应对宋元话本存在表示怀疑的结论。如此一来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没有宋元话本，那《六十家小说》是如何出现的呢？以往的研究从未怀疑过宋元话本的存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常常被忽视。我认为探讨《六十家小说》文本的成立对研究话本小说及白话文体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六十家小说》版面上的特征来探讨其成立过程及话本小说和白话文的渊源等问题。

1. 《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并不是宋元旧本

¹ 阿英发现的两种残本，一种收于阿英《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小说闲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后收于谭正璧校点《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另一种收于阿部泰记《〈翡翠轩〉残本考》(《中国文学论集》14，福冈：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1985)。

² 谭正璧《宋元话本存佚综考》、《宋人小说话本名目内容考》、《宝文堂藏宋元明人话本考》(《话本与古剧》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重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³ 关于故事内容与小说文本之分，参阅Gérard Genette, "Discours du récit", in *Figures III* (Paris: Seuil, 1972). 英译本: Jane E. Lewin, tr.,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日译本: 花轮光、和泉凉一译《物語のディスコース》(东京: 书肆風の薔薇, 1985; 东京: 水声社, 1991)。汉译本: 热拉尔·热奈特, 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热奈特提倡的故事histoire/叙事récit/叙述narration之分是叙事学的最基本概念。

⁴ 该文是 2002 年 11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未刊)。该文首先发表于《东方学》85(东京: 东方学会, 1993), 论文题目为《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をめぐって: 〈宝文堂书目〉著录话本小说の再检讨》; 后收于中里见敬《中国小说の物語论的研究》(东京: 汲古书院, 1996)。

如前所述，我在《反思〈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之关系》一文中，从目录学的观点探讨了《六十家小说》的成立。为论述方便，在此将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1)《宝文堂书目》的著录包括不少洪楸清平山堂刻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清平山堂出版的书籍中，见于《宝文堂书目》的就有如下之多（除《六十家小说》的篇目）。其中注明“杭刻”者为清平山堂刻本的可能性极大。

卷上	史	路史 ⁵
卷上	诗词	唐诗纪事（原注：杭刻） ⁶
卷中	类书	夷坚志（原注：杭刻） ⁷
卷中	子杂	霞外杂俎 ⁸
卷中	子杂	随航集（原注：十种） ⁹
卷下	医书	寿亲养老书 ¹⁰
卷下	艺谱	绘事指蒙 ¹¹
卷下	佛藏	神光经 ¹²

(2)《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基本上与《六十家小说》的篇目一致。具体情况，请参阅拙稿第四节“《宝文堂书目》与《六十家小说》的比较”。

(3)参看(1)、(2)的《宝文堂书目》著录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宝文堂书目》的著者晁璠很可能把清平山堂刊刻的书籍一一包括《六十家小说》一一收藏并记录下来。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往的《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宋元话本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4)既然《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六十家小说》的篇目，那我们可根据它的著录重构《六十家小说》原貌。通过考察发现，《六十家小说》除了现存的二十九篇以外，还有已佚部分的十七篇可在《宝文堂书目》中找到其篇目。详细情况，请参阅拙稿第五节“重构《六十家小说》的原貌”。

以上内容就某种意义来说从目录学观点证明了马廉和黄永年的如下看法：

我曾经大略的考证了一下，觉得与洪氏同时的开州藏书家晁璠宝文堂分类书日子杂类著录的许多话本也许就是收罗的洪氏刻本。¹³

5 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以上为现藏书目）并《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著录，得知《路史》曾有清平山堂刊本。

6 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以上为现藏书目）并《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著录。

7 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以上为现藏书目）并《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所著录。

8 据杜信孚纂辑，周光培、蒋孝达参校《明代版刻综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所著录。

9 据《汇刻书目初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嘉庆四年原刊本）。参阅戴望舒《跋雨窗欹枕集》，《小说戏曲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57页。关于《汇刻书目初编》原刊本与重刊本的不同，请看中里见敬《书目を利用した清平山堂刊行の小説に関する研究のために：刘改之の故事，および『汇刻书目』诸本の异同》（《中国古典小说研究》8，东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2003）。

10 据《明代版刻综录》所著录。

11 据马廉《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集欹枕集序》（《雨窗欹枕集》北平：平妖堂，1934；后收于谭正璧校点《清平山堂话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所著录。

12 据《明代版刻综录》所著录。

13 马廉《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集欹枕集序》。

保存至今的洪楸《清平山堂话本》共二十九篇，见于晁璠《宝文堂书目》子杂类的有二十一篇¹⁴，如晁璠所藏是洪楸以前的旧刻，篇目不可能与洪楸所刻如此基本一致，故推断晁璠所藏著录的小说话本包括《红白蜘蛛记》在内，即是当时洪楸等人所新刻。¹⁵

2. 《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

只因故事内容一致，便把明代出版的《六十家小说》、《三言》等直接看成是宋代话本的这一说法，我已在第一节通过目录学研究得到了否定的结论。那么，《六十家小说》又是如何成立的呢？是洪楸等人刊刻时第一次撰写的文本，还是他根据先行的某种刊本或抄本出版的？在此我将通过考察《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探讨这一问题。

2.1. 开头版面、行款、版心等

日本书誌学者长泽规矩也在日本内阁文库里发现清平山堂刊十五种话本小说时，对其版式进行了调查，说：

此话本集确实是洪楸所刻。虽版式有大小之分，但字体与嘉靖时(至万历初年)的字体特征比较相似，并且内阁文库所藏十五篇当中的十一篇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十二篇当中的八篇，都在版心的上边有“清平山堂”四字。(中略)此集为洪氏刊本无疑。¹⁶

这一发言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当时长泽规矩也写文章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论证这部小说集是洪楸清平山堂出版的，在其它方面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六十家小说》的版面特点——包括长泽规矩也已经指出的事实——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中重新考察一番。

《六十家小说》每个作品的开头的标准版面几乎都一样。举一个例子：(□为空格)

张子房慕道记

□□入话

□□□梦中富贵梦中贫□□梦里欢娱梦里嗔

□□□闹热一场无个事□□谁人不是梦中人

话说汉朝年间高祖登基驾坐长安大国忽一日设朝聚

集文武两班九卿四相……

第一行记篇目，第二行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空格，接着刻“入话”二字，第三、四行隔三个空格刻诗词，然后才开始小说内容的叙述。这是见于《六十家小说》的相同形式。我对开头完整的二十四篇进行了调查(《羊角哀鬼战荆轲》、《死生交范张鸡黍》、《冯唐直谏汉文帝》三篇，开头部分已散失，不包括在内)，结果发现如下四篇的体例和其他二十篇有明显不同。

14 “二十一篇”当为“二十四篇”之误。现保留原文。

15 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中华文史论丛》1982-1,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9-110页, 注7。

16 长泽规矩也《〈清平山堂〉〈熊龙峰〉刊行の话本に就いて》(《安井先生颂寿纪念书志学论考》东京: 松云堂书店、关书院, 1937; 后收于《长泽规矩也著作集》1, 东京: 汲古书院, 1982。初出于《东洋学报》17, 东京: 东洋协会调查部, 1928-29)。

《西湖三塔记》
《风月瑞仙亭》
《洛阳三怪记》
《风月相思》

《洛阳三怪记》没有“入话”两字，其它三篇，篇目下面不改行就有“入话”二字，二者均不符合标准的开头版面。这四篇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版心上没有刻“清平山堂”四字。《风月瑞仙亭》及《洛阳三怪记》两篇的版心上还有单白鱼尾，这是和没有鱼尾的其它二十五篇(包括开头不完整的三篇)相区别的非常明显的版面特点。

《六十家小说》的标准行款是11行21字或11行22字，可以说有比较统一的版式。而《风月瑞仙亭》、《洛阳三怪记》这两篇却是10行24字，和标准版式有明显的差别¹⁷。此外《洛阳三怪记》有好多补刻的痕迹¹⁸，且书板磨损严重，尤其是第五叶和第九叶裂痕很大。

一般来说，《六十家小说》里出现诗词、骈文、两句留文时，常改行并留下几个空格，与白话叙述部分区别雕字。但《洛阳三怪记》，如“分开八片顶阳骨”留文(3叶b面)、“旁村酒店几多年”诗(4叶a面)、“绿云堆鬓”骈文(5叶a面)等却不符合这一形式。

从上述版面特征来看，《西湖三塔记》、《风月瑞仙亭》、《洛阳三怪记》、《风月相思》四篇的书板跟其它作品来历不同，尤其是《风月瑞仙亭》和《洛阳三怪记》，从鱼尾和行款来看，不会是清平山堂开雕的书版版式。同时，《洛阳三怪记》的破损情况还说明《洛阳三怪记》很可能是直接利用旧本的书板所印。

另外，我发现在一字的位置上用小字双行刻两字的例子集中于《洛阳三怪记》。这种拙劣的处理方式在其它篇目里很少见到¹⁹。这一事实为我上述推测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郑振铎、胡士莹等人曾说《六十家小说》之所以没有统一的版式，是因为它是由原来的单篇汇合成的一个总集²⁰。我认为他们的说法不太正确。《六十家小说》基本上有共同的版式，之所以其中几篇脱离标准版式，只是因为这几篇的来历不一样而已。

2.2. 墨丁

《六十家小说》现存二十九篇，其中阿英发现的两篇还没有影印本。我对其余有影印本的二十七篇进行了墨丁情况的调查。没有墨丁(或空白)的只有如下几篇：

¹⁷ 从行款可分成下面三种：11行22字共有十九篇；11行21字共有六篇；10行24字共有两篇。

¹⁸ 6叶a面“潘松”，同b面“腿”、“救”(或“放”)，7叶a面“却”、“红”字等。

¹⁹ 《简帖和尚》5叶a面5行，《西湖三塔记》6叶b面1行，《风月瑞仙亭》3叶b面5行、4叶a面1行，《蓝桥记》2叶b面1行，《洛阳三怪记》1叶b面2行、3叶b面1行、4叶a面2行、5叶a面4行、同5行、同8行、8叶a面7行有其例子。《洛阳三怪记》3叶a面2行有在两字字格上竖刻三字的例子。

²⁰ 郑振铎说：

最早的话本集，即集合许多篇薄帙单行的话本而汇刻之者，据今所知，当为明代嘉靖中洪楹所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中略)又其话本，每篇各自起迄，并无编制，似为随得随刊之书。这明明是最原始的一个话本集子的式样。(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初写于1931年。后收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西谛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第128-129页；《郑振铎文集》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335页)

胡士莹说：

《清平山堂话本》的版式有几个特点：一，每篇自为起迄，不相连属；二，版框大小，字体精粗，参差不一；三，不分卷次。这说明当时多系单篇，随刊随印，后来才汇合成一个集子的。(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95页)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简贴和尚》
《蓝桥记》
《洛阳三怪记》
《风月相思》
《张子房慕道记》
《曹伯明错勘赃记》
《羊角哀鬼战荆轲》
《汉李广世号飞将军》
《李元吴江救朱蛇》

《羊角哀鬼战荆轲》是现存仅三叶的残本，《李元吴江救朱蛇》也在结尾部分欠缺一叶。因此二十七篇中只有八篇完全可以确认没有墨丁。

为什么有墨丁的篇数竟达十七篇之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刻工挖补时还没有重雕就印书的可能性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原本的存在。即刊刻《六十家小说》时，原本上印字不清的地方，只好作为墨丁留下来。像《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就有二十多个墨丁集中在一篇上，因为它是根据破损严重的原本重刻的，如此一来，很多辨别不清的字迹也就自然而然地只好成为墨丁了。

研究《六十家小说》的墨丁情况时，金文京的《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他指出《元刊杂剧三十种》里有用“人”字或“一”字代替其它字的现象，并解释说：

我认为对这“人”字、“一”字的最合理的解释是太田先生的第一个看法，即刻字时因字迹不清，只好用这两字来代替。如上所述，这部元刊本似乎包括不少覆刻本，特别是像《老生儿》这样的篇章，字体十分幼稚，其为覆刻本的可能性极大。覆刻时，将不清楚的字迹用“人”或“一”等字来代替也并非是不可能的。而且如太田所说，“人”、“一”两字经常出现在紧靠版框，即书版最容易磨损的地方，这一事实也给上述推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一般来说，之所以作覆刻版多是因为以前的书板已磨损得不堪再使用。尤其是坊刻俗本的时候，利用的写样很可能是印字不清的后印本，因此有很多字迹模糊难辨也是能够理解的。翻刻时遇到字迹不清的地方，最常采用的方法就是留下墨丁，其实《遇上皇》、《赵氏孤儿》、《汗衫记》、《竹叶舟》等少数作品就用了墨丁。但用“人”、“一”两字的作品里没有出现墨丁。²¹

作为元杂剧的文本，流传至今的元刻本只有《元刻杂剧三十种》，而且如以上引文所说，《元刻杂剧三十种》不是原本，而是覆刻本。

话本小说集中最早的《六十家小说》也留下很多墨丁，这一事实意味着《六十家小说》和《元刊杂剧三十种》一样，是根据印字不清的原本覆刻或重刻的。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原

²¹ 金文京《『元刊杂剧三十种』序说》，（《未名》3，神户：中文研究会，1983）第54-55页。宁希元也提到过同一现象，但没跟原本的破损联系起来解释。他说：

比较麻烦的，还有文字待勘符号的辨认。唐五代以来，多写作“卜”，谓之“卜致”（《爱日斋丛钞》引赵景文说）。《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本来就含有一部份待校本，原抄者于文字有疑误之处，多涂去误字，旁注符号作“卜”，以便日后据别本校改。可能是书坊主人牟利心切，急于出书，偷省了这步工作，草率开雕。结果刻工不识，多误改为“人”字或“一”字，窜入正文。仅《老生儿》、《铁拐李》、《范张鸡黍》、《替杀妻》、《小张屠》五剧，这类错误，即不下一百余处。（中略）这种误改文字待勘符号的情况，郑骞先生也有所察觉。故云：“此刊本每以人字或一字代任何字”，惜未深究，故所正不多。（宁希元校点《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15-16页）。

本重刻而成的，因无文献材料可证明，很难定论。有关话本小说的起源问题，《六十家小说》以前的情况几乎处于没有文字材料可考的黑暗里。

3. 白话文体的确立：参考元杂剧剧本上的“白”

白话文体的确立是《六十家小说》等白话小说成书的语言文体上的必要条件。除了《蓝桥记》、《阴鹭积善》等几篇小说用文言文以外，《六十家小说》多数作品用白话文，但其白话文体的洗练程度有所不同。这一情况说明《六十家小说》中的白话文体以及白话小说的叙事形式还没有完全确立²²。

对研究白话文体的确立过程时，探讨戏曲中“白”的成立，很有参考价值。以下我将通过元杂剧的出版历史对白话文的确立过程加以考察。

据小松谦《内府系诸本考》²³一文的研究，元杂剧的版本可分为以下四种：元刊本；周宪王本系；内府本系；元曲选本系。元刊本现存仅三十种，其文本来源不明。金文京推测《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将大概于元统至元间初次刊刻，此后三、四十年经过几次部分覆刻，后又补刻的本子汇集起来的”²⁴。周宪王本是明周宪王（朱有燬）自己撰写校订后，于宣德正統年间刊刻的。内府本是宫廷演出时所用的剧本。《元曲选》是明末文人臧懋循大幅度加工改写的，刊行于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

我们且看这四个不同种类的元杂剧本子是如何写“白”的。关于元刊本，小松谦指出：“白和科是非常简单的，有的甚至根本没有”²⁵。金文京也曾指出说：元刊本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倾向，即经常省略主人公（可以唱的正末或正旦）以外的科白。金文京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元刊本原来是以正末或正旦练习时使用的剧本为主，将各种角色的个别剧本（叫做“掌记”）拼凑起来印刷后，提供给观众的²⁶。

周宪王本虽然强调“全宾”，自称记录了所有角色的宾白，但科白还是比较简单。到了供宫廷演出用的特殊的内府本，科白才比周宪王本增加了许多。对此，小松谦推测说：内府本“不仅是御前演出用的底本”，“同时也是供演出前审查用的文本”。他还指出：“内府本的‘白’之所以比周宪王本及《杂剧十断锦》多得多，主要是为了审查，所以将一般不会写下来的即兴插入台词也都得写上去”²⁷。《元曲选》是根据内府本编的，所以科白很多，读者也容易理解。

小松谦在指出以上这些事实后，接着说：

我并不主张所有的“白”都是由演员编出来的，但也很难想像原作者创作时会写出像现存内府本系诸本或元曲选本那么多的“白”。原作者自己写出的“白”最多也

²² 有关白话小说的成立，浦安迪的如下看法很有启发性。

如果白话短篇小说的成熟是较晚的现象的话（中里见补：指的是前面的议论：即故事内容溯源到宋元说书，但小说文本的成书基本都是嘉靖以后的事情），按照以短篇的章回串联为长篇小说——“章回小说”一词必然有这一意思——这种普遍的看法，长篇小说的兴起应该更晚一些。其实，事实非如此，时间上的顺序完全相反。长篇小说最早的几种尝试比短篇小说还早，而且在此确立的修辞上和形式上的规范后来被短篇小说所采用。（原文为英文，由笔者翻译。）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7.

他将说书和“文人小说”区别开来，这一看法也受叙事学将故事内容的成立和叙事文本的成立分开来看的影响。

²³ 小松谦《内府系诸本考》（《田中谦二博士颂寿纪念中国古典戏曲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91）。

²⁴ 金文京《『元刊杂剧三十种』序说》（《未名》3，神户：中文研究会，1983）第59页。

²⁵ 小松谦《内府系诸本考》第128页。

²⁶ 金文京《『元刊杂剧三十种』序说》第63-66页。

²⁷ 小松谦《内府系诸本考》第136-137页。

不过像周藩原刻本那样，平常可能只是更简单地填上几句“白”而已，大多数的“白”是演员演出时，边演边即兴插进去的，当然有时或许经过和作者商量。²⁸

元代出版的剧本，如上所述，除了极少的主人公的台词以外，大部分是唱词。因此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元曲选》上的台词，决不是元代实际演戏时的台词，而是后代文人添加上去的。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考察说明，元代的文本上并没有记录详细的台词，这一看法应该还是比较妥当的。

我认为，元杂剧的这一现象与话本小说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实际演戏或讲唱艺术的场面使用的文本，只需要把唱词记录下来，“白”却可省略掉。但元杂剧和说话艺术一旦离开实际演出场面而变成供人阅读的书面文学时，“白”便成了帮助读者理解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因而它也就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样才出现了《元曲选》和话本小说等以非常洗练的白话文所表现的新的文学样式。

之所以直到明末才出现很多用白话文写成的剧本及话本小说，除了上述从讲唱艺术到书面文学的变化外，还有其它原因可以考虑。第一，元代还没有完成白话文体，这是限制小说、戏曲作为书面文学成立的语言上的重要因素²⁹。白话文通过元明两代对原始白话文的不断改良，直到嘉靖、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表现形式渐渐固定时，才发展成人们公认的书面语。换言之，白话文的洗练与白话小说形式的确立是相辅相成、相推相促的。第二，刊本这一媒介的大量普及也是嘉靖、万历年间的事。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小说出版及小说表现形式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³⁰。

总之，把宋代说话直接用白话记录下来就成为话本这种单纯的看法，无论是从文献证据来说，还是从白话文体的形成过程这一语言学角度来说，都是难以成立的。从宋代说话直到明代后期话本小说出版，小说的语言和表现形式的获得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4. 总结

本文从把故事内容的成立与小说文本成立分别看待的观点，通过对《六十家小说》的版面特征以及元杂剧的“白”的分析，探讨了话本小说及白话文体的渊源问题。

郑振铎 1936 年曾就小说研究的方法提出如下见解：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中略)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³¹

²⁸ 小松谦《内府系諸本考》第 150 页。

²⁹ 原始白话文的产生源于特定的实际用途及记录方式。《祖堂集》、《朱子语录》等儒释语录有必要忠实记录师徒之间的问答，而许衡的《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见《许文正公遗书》)是他给皇帝用口语讲解经典的讲义。《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是朝鲜人学习汉语时用的会话读本。这些宋元原始白话文献并不是用已有的现成白话文书写的，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开发的最具实用性的表现形式。

³⁰ 平田昌司《纸と印刷からみた汉语史断代》(《山口大学文学会志》39, 山口: 山口大学文学会, 1988)。清水茂《中国目录学》(东京: 筑摩书房, 1991)。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50 卷特辑号 1, 广岛: 广岛大学文学部, 1991)。

³¹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郑振铎文集》7,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第 203-204 页; 《郑振铎全集》6,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第 730-731 页)。初出于 1936 年。

正如郑振铎所说，近七十年的研究在版本与故事变迁方面成就很大。但我认为版本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为“史”及“内容”探讨服务，它同时也为探讨小说的形式及白话文的形成过程提供最为确切的线索。为阐明中国白话小说如何形成而发展这一问题，小说研究不应仅限于其内容，把小说、讲唱和戏曲等不同样式结合起来，对其语言和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的探讨是极有必要的。

（附记）本文主要内容曾在中里见敬《从〈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探讨话本小说及白话文的渊源》（《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13卷第2号，日本山形：山形大学，1995，第39-61页）中发表过。该文后来翻译成日文收于中里见敬《中国小说の物語论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为了此次发表，缩短了篇幅，并全面进行了调整。

《六十家小说》版面特征一览表 (□为空格, ▲为字迹不清)

	开 头 版 面	版 心			卷 尾	行 款	存 佚 叶 数
		堂 名	鱼 尾	篇 名			
内 阁 文 库 藏 本 第 一 册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入話	清平山堂		江樓記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終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共四叶
	簡帖和尚□□亦名胡姑 匕 □又名錯下書 □□公案傳奇 □□□入話□鷓鴣天	清平山堂		簡帖和尚 (東帖和尚)		十一行 二十二行	共十三叶
	西湖三塔記□□入話 □□□□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溟濛……			三塔記	三塔記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十叶
	合同文字記 □□□□□□入話	清平山堂		合同文字記	合同文字記終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共六叶
	風月瑞仙亭□□入話 □□□□夜静瑶臺月正圓□清風浙瀝……		单白鱼尾	風月瑞仙亭記	缺	十行 二十四字	存六叶(一~六) 尾缺
内 阁 文 库 藏	藍橋記 □□□□入話	清平山堂		藍橋記	藍橋記終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共三叶
	快嘴李翠蓮記 □□入話	清平山堂		李翠蓮	新編小說快嘴媳婦李翠蓮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十六叶
	洛陽三恠記 □盡日尋春不見春□杖梨槩破嶺頭雲		单白鱼尾	三恠記	洛陽三恠記卷終	十行 二十四字	共十叶

本 第 二 册	風月相思□□入話 □□□□深院鶯花春晝長□風前月下……			風月相思	風月相思記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十二叶
	張子房慕道記 □□入話	清平山堂		張子房	小説張子房慕道記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九叶
内 阁 文 库 藏 本 第 三 册	陰隲積善 □□入話	清平山堂		陰隲積善	▲▲▲▲陰隲積善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五叶
	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入話	清平山堂		陳巡檢	新編小説陳巡檢梅嶺失妻記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十三叶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入話	清平山堂		蓮記	新編小説五戒禪師私紅蓮記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九叶
	勿頸鴛鴦會一名三送命一名冤報冤 □□入話	清平山堂		勿頸犯央	新編小説勿頸鴛鴦會卷之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十二叶
	楊温攔路虎傳 □□入話	清平山堂		楊温	新編小説攔路虎楊温傳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十六叶
天 一 閣 旧 藏 雨 窗 集 上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 □□□□□入話	清平山堂		花燈轎 (花灯轎)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終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共十三叶
	曹伯明錯勘賊記 □□□□□入話	清平山堂		錯勘賊記 (錯勘脏記)	小説曹伯明錯勘脏終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共五叶
	錯認屍 □□入話			錯認尸	小説錯認尸終	十一行 二十一字	共十八叶 (第三叶重复)
	董永遇仙傳 □□入話	清平山堂 ^a		遇仙傳	董永傳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十叶
	戒指兒記 □□入話	清平山堂		戒指兒	缺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存十三叶(一~十三) 尾缺

同 欵 枕 集 上	缺	清平山堂 ^b		羊角	缺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存三叶（四～六） 首尾缺
	缺	清平山堂 ^c		范張	死生交范張鷄黍卷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存四叶（四～七） 首缺
天 一 閣 旧 藏 欵 枕 集 下	缺			老馮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存七叶（二～八） 首缺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 □入話			李廣世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六叶
	夔関姚卞弔諸葛 □□入話	清平山堂 ^d		姚卞	夔関姚卞弔諸葛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八叶
	霽川蕭琛貶霸王 □□入話	清平山堂		蕭琛	霽川蕭琛貶霸王卷終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共九叶
	李元吳江救朱蛇 □□入話			李元	缺	十一行 二十二字	存八叶（一～八） 尾缺

注(a)一～六叶无 (b)四、六叶无 (c)四～六叶无 (d)一、三、五～八叶无

^a 一～六叶无。

^b 四、六叶无。

^c 四～六叶无。

^d 一、三、五～八叶无。